鮑照詩歌中

創作題材與入世關係



　　　　　　班級：中文四Ｂ

　　　　　　姓名：趙文汝

　　　　　　學號：９７１６３１

前言：

　　鮑照的生平，文獻紀錄極少，而鮑照的文學作品，流傳之多約二百餘首，對於鮑詩的文學評論，自南朝齊人虞炎〈鮑照集序〉：「雖乏精典，而有超麗。」到杜甫〈春日憶李白〉中將李白的文字比擬曰：「清新虞開府，俊逸鮑參軍。」甚至對唐以後的詩人影響更是明顯，清朝何焯言：「詩至明遠，發露無餘，李、杜、韓、白接從此出也。」[[1]](#footnote-1)這之間時代的轉變，並未將鮑詩掩埋在時間洪流中。其詩作的評論從鄭衛之音[[2]](#footnote-2)到對於盛唐詩歌的影響，地位的提升與其作的傳唱度，使得近代文學史家將他列為「元嘉三大家」[[3]](#footnote-3)之一。在此篇報告中，將鮑照的生平志向渴望當官有所抱負的入世關係與詩歌題材聯結，希望能更深入了解鮑詩何以如此深刻令後人傳唱，評論提升影響廣泛。

正文：

　　鮑照的生平記錄極少，《宋書˙宗室傳˙臨川烈武王道規》[[4]](#footnote-4)將鮑照生平附於劉義慶列傳後，直到南齊˙虞散騎《鮑照集》[[5]](#footnote-5)「鮑照字明遠，本上黨人，家世貧賤。少有文思，宋臨川王愛其才，以為國侍郎。王斃，始興王睿又引為侍郎。孝武初，除海虞令，遷太學博士，兼中舍人，出為末稜令，又轉永嘉令。大明五年，除前軍行參軍，侍臨海王鎮荊州，掌知內命，尋遷前軍刑獄參軍。宋明帝初，江外拒命。及義嘉敗，荊土震擾，江陵人宋景因亂掠城，為景所殺，時年五十餘。身既遇難，篇章無遺。流遷人間者，往往見在。儲皇博採群言，遊好文藝，片辭隻韻，罔不收集。照所賦述，雖乏經典，而有超麗，爰命陪趨，備加研訪。年代稍遠，零落者多，今所存者，倘能半焉。」算是對於鮑照生平最早亦是最詳盡的記錄。對於他的生平，人們了解有限，生卒年亦有不同版本，籍貫亦然。後人對

於他的了解，多是自其創作而得之。他曾言自己幼年時期：「幼性猖狂，因頑慕勇，釋擔受書，廢耕學文。」[[6]](#footnote-6)從這裡可得知鮑照自小有些調皮的尚武精神。在＜擬古之二＞詩中：「十五諷詩書，篇翰靡不通。弱冠參多士，飛步遊秦宮。側覩君子論，預見古人風。」[[7]](#footnote-7)可了解青年時期鮑照的性格和生活特點，對於生命和文學的熱愛。儘管他的充滿文學才華，熱心追求進仕，卻因出身貧賤在當代門閥制度下不被重視，因此決定採取「貢詩言志」一途，謁見劉義慶。在劉義慶門下隨即展開仕途。也許礙於貧困的出身，在六朝門閥制度偏見裡始終不得志。這之間曾隨劉義慶東還，在沿江東下的途中作詩：

＜上潯陽還都道中＞

「昨夜宿南陵，今旦入蘆洲。客行惜日月，崩波不可留。侵星赴早路，畢景逐前儔。鱗鱗夕雲起，獵獵晚風遒。騰沙鬱黃霧，翻浪揚白鷗。登艫眺淮甸，掩泣望荊流。絕目盡平原，時見遠煙浮。倏忽坐還合，俄思甚兼秋。未嘗違戶庭，安能千里遊。誰令乏古節，貽此越鄉憂。」

　　由景生情，直言客心奔波，掩飾淚水空望荊流，絕望目光投射在無窮盡的廣闊平原中。結尾更坦率說出，為何不能謹守古節而選擇輕易出仕，導致如此的離鄉之憂。吳伯其曰[[8]](#footnote-8)：「古者男子生而懸孤，志在四方，若憂貽越鄉，非古節矣。參軍豈乏古節哉？古所謂在四方者，乃得志行道，經營四方也。今一官自守，僕僕風塵耳，豈有所謂得志行道歟？」當年那個預見古人風的翩翩少年已不復見，多的是經過了官宦生涯不順遂的成年慨歎。風塵僕僕若有更加接近追求的人生目標，志在四方，得志行道，就算離鄉背井亦在所不辭。可惜並非如此，現實生活的貧困的窘態，使得鮑照必須為五斗米折腰。儘管不得志，他仍渴望從創作中得到些許慰藉。

　　西元４４５年，鮑照遷任徐州刺史。同年創作了〈見賣玉器者〉、〈從過舊宮〉。

＜見賣玉器者并序＞

「見賣玉器者，或人欲買，疑其是珉，不肯成市。聊作此詩，以戲買者。

涇渭不可雜，珉玉當早分。子實舊楚客，蒙俗謬前聞，安知理孚采，豈識質明溫。我方歷上國，從洛入函轅，揚芳十貴室，馳譽四豪門。奇聲振朝邑，高價服鄉村。甯能與爾曹，瑜瑕稍辨論？」

　　珉，石似玉也。玉和珉一貴一賤，卻因外表相當，難以分辨使得買者卻步。子曰：「沽之哉！沽之哉！我待賈者也。[[9]](#footnote-9)」鮑照在這裡不僅是表現出市井的單一事件，論即前聞謬誤[[10]](#footnote-10)，乎告買者應慧眼獨具地視其質地明溫，以辨識玉和珉石。弦外之音，則是希望明主能辯其才能，不要因其出身貧賤而與無能者相提並論。在詩的結尾，再次呼籲明主能將瑜瑕分辨，不要埋沒賢才忽視賢才的可貴。

　　另一首＜梅花落＞更是鮑照的經典之作：

＜梅花落＞

「中庭雜樹多。偏為梅咨嗟。問君何獨然？念其霜中能作花，露中能作實。搖蕩春風媚春日，念爾零落逐寒風，徒有霜華無霜質。」

　　沈確士言此詩格法甚奇[[11]](#footnote-11)，然而，此詩最為動人的除了奇橫的格法外，還有將梅花參於雜樹之間，顯現其霜中能作花的獨特高貴。雜樹多，卻只為梅花發出讚嘆。問君何以如此？此君，就是鮑照。像照鏡子搬和梅花有相同境遇而發出的感慨，憐憫之心油然而生。在寒風中盛開花朵，好似鮑照對於自己才能的孤芳自賞，卻顯其可貴。與上一篇將自己比喻成代價而沽的玉石相較，此篇的梅花，不與雜樹隨波逐流的霜中作花露中作實，更透露出自我情操的高雅。最後卻為此透露無奈，僅有忍受寒風凋落寒風中的淒楚。此詩與當年＜擬古＞詩中對於自我的期待更添加了歲月和現實官場的滄桑。

　　鮑照，雖在官場不得意，卻不減對於社會責任感，他細細體察民間百態。所創作的詩歌人物取材，廣布南朝動盪的社會。寫貧苦百姓艱難處境＜代貧賤苦愁行＞、奉獻一生卻無善終的老兵＜代東武吟＞、亂世中的俠士氣慨視死如歸的決心＜代出自薊北門行＞、以及因為戰亂使得城市荒蕪一片的動人經典＜蕪城賦＞。其中以＜蕪城賦＞特別提出而論：

＜蕪城賦＞

「濔迤平原，南馳蒼梧漲海，北走紫塞雁門。柂以漕渠，軸以昆崗。重江復關之隩，四會五達之莊。當昔全盛之時，車掛轊，人架肩，廛閈撲地，歌吹沸天。孽貨鹽田，鏟利銅山。才力雄富，士馬精妍。故能侈秦法，佚周令，劃崇墉，刳浚血，圖修世以休命。是以板築雉堞之殷，井幹烽櫓之勤，格高五嶽，袤廣三墳，崒若斷岸，矗似長雲。制磁石以御沖，糊赬壤以飛文。觀基扃之固護，將萬祀而一君。出入三代，五百餘載，竟瓜剖而豆分。澤葵依井，荒葛罥塗。壇羅虺蜮，階斗麇鼯。木魅山鬼，野鼠城狐。風嗥雨嘯，昏見晨趨。肌鷹厲吻，寒鴟嚇雛。伏虣藏虎，乳血飧膚。崩榛塞路，崢嶸古馗。白楊早落，塞草前衰。稜稜霜氣，蔌蔌風威。孤蓬自振，驚沙坐飛。灌莽杳而無際，叢薄紛其相依。通池既已夷，峻隅又以頹。直視千里外，唯見起黃埃。凝思寂聽，心傷已摧。若夫藻扃黼帳，歌堂舞閣之基，璇淵碧樹，弋林釣渚之館，吳蔡齊秦之聲，魚龍爵馬之玩，皆熏歇燼滅，光沉響絕。東都妙姬，南國麗人，蕙心紈質，玉貌絳唇，莫不埋魂幽石，委骨窮塵，豈憶同輿之愉樂，離宮之苦辛哉？天道如何，吞恨者多，抽琴命操，為蕪城之歌。歌曰：邊風急兮城上寒，井徑滅兮丘隴殘。千齡兮萬代，共盡兮何言！」

　　地勢遼闊平坦的廣陵郡，南通蒼梧、南海，城池修築得牢固，路人之多得比肩而行。總以為會萬年永屬一姓，哪知只經歷三代，五百多年，竟然就如瓜之剖、豆之分一般崩裂毀壞；首段從蕪城當年風光鼎盛的情景開始著筆，隨即話鋒一轉寫美好時光的短暫。莓苔環井而生，葛蔓長滿道路。高峻的角樓也已坍塌。極目千里之外，只見黃塵飛揚。凝思靜聽，令人心中極為悲痛；與前述的美好景色相比更突顯此段荒煙漫草的淒涼景象。黃土飛揚，唯有路過的行人，偶然駐足停留回想當年風光。  至於彩繪門戶之內的繡花帳，陳設豪華的歌舞樓臺之地；全都光逝聲絕。洛陽美姬、吳楚佳人，沒有一個不是魂歸於泉石之下，葬身於塵埃之中。哪裡還會回憶當日同輦得寵的歡樂，或獨居離宮失寵的痛苦？  天運真難說，世上抱恨者何其多！取下瑤琴，譜一首曲，作一支蕪城之歌。歌詞說：廣陵的邊風急啊颯颯城上寒，田間的小路滅啊荒墓盡摧殘，千秋啊萬代，人們同歸於死亡啊還有什麼可言！最末段，則將一切歸給天運，曾經得奼紫嫣紅開遍野中將凋零，最中仍是將回歸塵土。

　　此詩創作的背景是南北朝初期，廣陵城於東漢七國之亂後再次興盛，交通的樞紐，亦最為富裕繁盛的城市。但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（450）北魏舉戈南侵，廣陵被焚。宋孝武帝大明三年（459）競陵王劉誕據廣陵叛變，孝武帝派兵討平，並下令屠殺城中全部男丁。十年之間，廣陵兩遭兵禍，繁富都市變成一座荒城。  大明三、四年間，鮑照在劉誕亂平後，來到廣陵，他目睹慘狀，悲從中來，感發而作此《蕪城賦》。姚鼎說＜蕪城賦＞乃是賦家絕境[[12]](#footnote-12)，文中不敢直斥世祖的濫殺無辜，亦不敢論即竟陵的肇禍。入筆先形容廣陵名勝和繁華，後寫凋敝衰瑟之城景，滿目悲涼之景，俯仰蒼茫之間，情溢於紙上，讀者無不驚心。

　　而鮑照的樂府詩，以＜擬行路難＞十八首最為後人稱道，脫離南朝文人的束縛，以西曲吳歌天真爛漫的創作方式，如行雲流水自然從平民口中唱出一曲，平易近人，更是有別於當時南朝的其他大家。李白和杜甫許多創作靈感亦是源自於其中。而在此，將引＜吳歌＞三首：

＜吳歌＞

（之一）夏口樊城岸，曹公卻月戍。但觀流水還，識是儂流下。

（之二）夏口樊城岸，曹公卻月樓。觀見流水還，識是儂淚流。

（之三）人言荊江狹，荊江定自闊。五兩了無聞，風聲那得達。

　　三首，皆從女性角度抒發，婉曲動人細膩深刻。中年喪妻的鮑照，對於相思之情應比任何人更為深刻，仕途不順使得他必須奔波於任官和調職離鄉遙遠的他方。這三首傳唱至北朝的吳歌，即識自女子口中透露出思君之情，筆法如西曲吳歌的直白，卻浪漫動人。

　　另一首五言古詩，也是從思婦的角度而發遙想遠方征人的＜河畔草未黃＞。

＜河畔草未黃＞

河畔草未黃，胡雁已矯翼。秋蛩扶戶吟，寒婦晨夜織。去歲徵人還，流傳舊相識。聞君上隴時，東望久歎息。宿昔衣帶改，旦暮異容色。念此憂如何，夜長憂向多。明鏡塵匣中，寳瑟生網羅。

　　河畔草黃，胡雁矯翼，鄭氏驗當難歸之實，然而卻不見征人回來。秋蛩吟壁，鄭奏出思婦懷遠的心曲，很自然的牽出夜織的寒婦。本言思婦，偏道夫君，詩中通過去年回家的征人傳言夫君對家人的思念，從而勾出一幅征人思鄉圖：登隴望鄉，東望嘆息，衣帶漸寬，容顏憔悴。顏思婦卻從征人寫起，寫情曲折。末節，又轉回寫思婦念此增憂，夜長愁長吳心打扮，更無心撫琴，致家中明鏡蒙塵，瑤琴生網。全詩意義悲苦，讀者無不同主人公悲戚。這也是鮑照同情思婦和征夫的作品。另一首也是關心人民生活的代表作＜觀園人藝植＞。

＜觀園人藝植＞

善賈笑蠶漁，巧宦賤農牧。遠養遍關市，深利窮海陸。乘　車召　時金羈，當壚信珠服。居無逸身伎，安得坐梁肉。徒乘屬生幸，政緩吏平睦，春畦及耘藝，秋場早芟築。澤閱既繁高，山營又登熟，抱鍾隴上餐，結茅野中宿。空識已尚醇，寧知俗翻覆。

　　此詩從商人和宦官的賤農，看不起平民寫起。描寫善賈和巧宦的唯利是圖。他們遍布關市、海陸以漁利，美車馬，盛服飾。可是一般平民無此獲利之術，怎能坐食梁肉？幸虧逢太平年代，春天即時耕耘，秋天即時逐場圃，水澤和山田種的作物，眼看要收割。「抱鍾隴上餐，結茅野中宿」二句，更是直接表現出農忙得辛苦。對於小人物的刻畫，可謂真摯。

　　鮑照詩歌中，不僅創作的藝術性強烈，其內容思想的深入，更是廣泛反應現實。他詩文中奔放的情感，氣勢磅礡，具強烈的感染力。在＜河畔草未黃＞、＜擬行路難＞中表現得最唯鮮明。坎坷的人生道路，使得詩人在創作中更能直指人心。好比Ｊｏｈｎ　Ｋｅａｔｓ在病榻前創作的經典＜Ｂｒｉｇｈｔ　Ｓｔａｒ＞好比蘇東坡在貶謫途中的＜赤壁賦＞。不論中西，作品感染力的深刻，對一作者成敗最為重要。如果問，為何鮑照作品在後世影響如此深刻，我想，乃是源自他取材的獨特，細心體察民間，誠實記錄生活所見，遠比廟堂之高的仕人文學更為動人的原因。也許因為出身貧賤在仕途不順遂，但在文壇的成就卻也因他的出身，使作品更能讓平常百姓和之。而文中的筆法和格律的奇傲，則是後世文人為之效仿的標竿。

參考書目：

* 《鮑照和瘐信》　劉文忠著　上海古籍出版社　１９８６年
* 《俊逸鮑參軍》　陳靜介　讀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　２０００年
* 《社會詩人鮑照》　鍾憂民　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　１９９４年
* 《鮑參軍集注》　錢仲聯　木鐸出版社　１９８２年
* 《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》　蕭滌非　人民文學出版社　１９８４年

1. 清　何焯《義門讀書記》卷四七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南朝梁　蕭子顯《南齊書˙文學傳論》說鮑詩：「發唱驚挺，操調險急，雕藻淫艷，傾炫心魂，亦猶五色之有紅紫，八音之有鄭衛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另有謝靈運和顏延之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《宋書˙宗室傳˙臨川烈武王道規》：鮑照字明遠，東海人，文辭瞻逸，嘗為古樂府，文甚遒麗。元嘉中，河、濟俱清，當時以為美端，照為河清頌，其序甚工。（下引＜河清頌＞略）······。

   世祖以照為中書舍人。上好為文章，自謂物莫能及，照悟其旨，為文多鄙言累句，當時咸謂照才盡，實不然也。臨海王子頊為荊州，照為前軍參軍，掌書記之任。子頊敗，為亂兵所殺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原載宋本《鮑照集》盧散騎（南齊）轉引自《鮑參軍集注》錢仲聯

   　　鮑照字明遠，本上黨人，家世貧賤。少有文思，宋臨川王愛其才，以為國侍郎。王斃，始興王睿又引為侍郎。孝武初，除海虞令，遷太學博士，兼中舍人，出為末稜令，又轉永嘉令。大明五年，除前軍行參軍，侍臨海王鎮荊州，掌知內命，尋遷前軍刑獄參軍。宋明帝初，江外拒命。及義嘉敗，荊土震擾，江陵人宋景因亂掠城，為景所殺，時年五十餘。身既遇難，篇章無遺。流遷人間者，往往見在。儲皇博採群言，遊好文藝，片辭隻韻，罔不收集。照所賦述，雖乏經典，而有超麗，爰命陪趨，備加研訪。年代稍遠，零落者多，今所存者，倘能半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)
6. 見　鮑照＜侍郎報滿辭閣疏＞ [↑](#footnote-ref-6)
7. 引　鮑照＜擬古＞之二「十五諷詩書。篇翰靡不通。弱冠參多士。飛步游秦宮。側睹君子論。預見古人風。兩說窮舌端。五車摧筆鋒。羞當白璧貺。恥受聊城功。晚節從世務。乘障遠和戎。解佩襲犀渠。卷帙

   奉盧弓。始願力不及。安知今所終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7)
8. 引自　錢仲聯《鮑參軍集注》　１９８２年　木鐸出版社　第３１３頁【集說】 [↑](#footnote-ref-8)
9. 《語本論語˙子罕》 [↑](#footnote-ref-9)
10. 《琴操》曰：「卞和得玉璞以獻楚懷王，王使樂正子治之，曰：‘非玉。’刖其右足。平王立，複獻之，又以為欺，刖其左足。平王死，子立，複獻之，乃抱玉而哭，繼之以血，荊山為之崩。王使剖之，果有寶。乃封和為陵陽侯。辭不受而作怨歌焉。」禮記：「我未之前聞也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10)
11. 沈確士曰：「以花字聯上嗟字成韻，以實字聯下日字成韻，格法甚奇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11)
12. 引　《鮑參軍集注》錢仲聯　金鐸出版社　頁２４　姚鼎曰：「驅邁蒼涼之氣，驚心動魄之詞，皆賦家之絕境也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12)